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

张新泰 主编

魔鬼夫人 (下)

亚森江·沙迪克/著

姑丽娜尔·吾甫尔/译

新疆人
民出版社

魔鬼夫人（下）

亚森江·沙迪克 著
姑丽娜尔·吾甫尔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

编 委 会

- 成 员 石永强 古力先·吐拉洪
张新泰 阿不都热合曼·艾白
刘 宾 马雄福 买买提江·马合木提
程 春 张新革 范文诚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刘光宏
- 主 编 张新泰
- 策 划 张新泰 刘光宏 范勇胜 李颖超

译稿审定组

- 组 长 刘 宾
- 副组长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 成 员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 张宏超
马品彦 巴赫提亚·巴吾东 索苏尔
赛娜·伊尔斯拜克 佟进军

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

维吾尔族作品

-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 帕尔哈提·吉拉/著 铁来克/译
- 不朽的生命画卷 哈孜·艾买提/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 毛拉瞿丁——阿凡提 赫威尔·铁木尔/著 张宏超/译
- 怀信可汗 艾拜都拉·易卜拉欣/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 魔鬼夫人(上、下) 亚森江·沙迪克/著 姑丽娜尔·吾甫尔/译
- 跨越天险 巴图尔·肉孜/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 被风沙掩埋的古城 买买提·吾守尔/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 白杨树下 阿拉提·阿斯木/著译
- 福与祸(上、下) 加拉力丁·巴合拉木/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 玛依拉·吾布哈生/译
- 滔滔多浪河 艾合坦木·吾买尔/著 哈力甫·哈力克江 玉素甫·艾沙/译
- 晨露 热孜玩古力·于苏普/著 阿曼古力·努尔等/译
- 松柏之墓 阿不力克木·艾山/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

哈萨克族作品

- 天平 乌玛尔哈孜·艾坦/著 哈依夏·塔巴热克 丽娜·夏侃/译
- 天亮又天黑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著译
- 博坎传奇 夏木斯·胡玛尔/著 姚承勋/译
- 脱列府的终极迁徙 夏木拉提·哈木扎/著 阿里/译
- 盘山路 夏木斯·胡玛尔/著 塞里克·加合曼等/译
- 原野飞雀 朱马拜·比拉勒/著 哈依夏·塔巴热克/译
- 内初班的日子 乌拉尔·库尔曼江/著译
- 一张牛皮的故事 孔盖·木哈江/著 阿里等/译
- 蓝色梦想 阿不都/著译

各民族作品选

- 新疆维吾尔族中短篇小说精选 ● 马雄福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等选编
- 新疆维吾尔族诗歌散文精选 ● 马雄福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等选编
- 新疆哈萨克族中短篇小说精选 ● 马雄福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等选编
- 新疆哈萨克族诗歌散文精选 ● 马雄福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等选编
- 新疆柯尔克孜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萨黛特·加马力等选编
- 新疆蒙古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策钦巴雅尔等选编
- 新疆锡伯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傅查新昌等选编
- 新疆塔吉克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等选编
- 新疆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作品精选 ● 马雄福 阿依努尔·毛吾力提等选编

第八章 未能实现的阴谋

1

今年的秋天对叶尔羌大地是如此的慷慨。叶尔羌河与焉耆河除发生了唯一一次中量的洪水外,其他河流没有发生洪水灾害。在这个夏季,各河流水源充沛,没有发洪水,也没有太多的雨水。总之,今年夏季叶尔羌汗国风调雨顺,为农业获得丰收打下了基础。在小麦、玉米的打谷场,在甜瓜、西瓜地里、果园里,辛勤劳作了一年的农民,尽情享受着自己的劳动成果。纷纷念叨:今年托安拉的福,获得了好收成。苏丹依司马伊里汗的时代,给我们带来了安谧、美好、富足、祥和……

的确如此,在伟大叶尔羌汗国广袤的南北两大片绿洲上,有史以来,祖祖辈辈、世世代代以这片绿洲为家,生活在这片绿洲的勇敢、诚实、勤劳,善良淳朴、慷慨大方的维吾尔族人民,经历了近十年的各种灾难和不幸。往年,生活在天山以南绿洲的人民,在冬春季节,总是遭受着干旱和大风,有的时候,连一滴水都显得那么的珍贵。到了夏季,又常常发生可怕的洪灾,失去

家园,失去财产,甚至失去生命。在天山北部的绿洲上,冬季遭受雪灾;春季又是水灾;到了夏季,就闹虫灾,蝗虫泛滥,秋季经常发生冰雹。叶尔羌汗国历代苏丹、各地的艾米尔们每年都要从国库中拿出许多的银两,兴修水利设施;努力在洪水季节到来之前,修整河道,在农田灌溉流域挖河开渠;兴建各类型水闸和分水闸门,对水库、蓄水池、涝坝进行清淤和修整,加高水库堤坝等。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在叶尔羌汗国朝廷负责管理水务的艾米尔,在汗国朝廷中格外地受到重视,在朝廷艾米尔中的地位也很高。这个重要职位一般都是由汗国皇室成员或是苏丹陛下最信任的朝廷艾米尔担任。在人类的历史上,首次发明的水磨,在汗国得到了全面的普及。在汗国疆域里,在最偏远角落的村镇,都能够找到水磨。沿着叶尔羌河及其他河流的流域,建了上百座水磨坊,有百余盘石磨在运作。顺着河流有不少人以经营水磨坊为生,专门为他人磨面,收取加工费发家致富成为了富豪。秋天,农民收成的农作物一上打谷场,水磨坊的生意也就格外地红火。秋冬季节水磨坊的生意是红火还是萧条,已经成为判断当年农民的收成如何的标准。

今年,上苍赐予叶尔羌汗国民众富足的金秋。在这个金秋的一天,霍加·伊达依图拉依禅率三百名左右的苏菲——呆尔维西们浩浩荡荡地从喀什噶尔启程,专程前往阿斯塔纳拜访汗国苏丹依司马伊里汗陛下。霍加伊达依图拉一行,在沿途面积较大,人口密集的塔孜洪^①、岳普湖^②、铁里木^③等县、乡各停留了一至两天,会见了当地信徒和追随者,并与信徒们交谈,举办讲经,组织大型的唱赞颂曲跳神以及教派宣传等活动。

今天,希依提墩^④民众得知宗师依禅大人尊贵的足迹要踏上希依提墩消息,当地的巴依水磨坊主,阿布都克里穆在他沿叶尔羌河流域水磨坊边的图普里克地方安排了盛大接待的场面。各位乡绅豪士们和当地的信教民众早早地就站在路口迎接依禅阁下的大驾光临。为了迎接依禅宗师阁下的大驾光临,

^① 塔孜洪:新疆喀什地区疏勒县的一个乡。

^② 岳普湖:新疆喀什地区县名。

^③ 铁利木:新疆喀什地区岳普湖县的一个乡。

^④ 希依提墩乡: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的一个乡。

霍加·伊达依图拉依禅的舅哥^①阿布都吾甫尔伯克，特意宰了两头牛犊，二十只羊，准备了二十口大锅的饭，三千多名来自希依提墩的依禅教派的教徒聚集到了这里。人们成群结队地围坐在这空旷地上进行着孜克尔^②活动。在为霍加·伊达依图拉依禅宗师等一行休息还专门在这里铺上了羊毛毡，毡子上铺好了褥子。调皮的孩子们在褥子上翻跟头，玩耍着。大人们时而在大声地吼叫，吓唬孩子们，并把他们赶走。顽皮的孩子们，听到大人的恐吓，哗的一下，都跑了，没过一会儿，又跑回来，又开始在铺好的褥子上面开始翻跟头玩。阿布都吾甫尔伯克、阿布都克里穆巴依、帕里塔哈里发、穆萨苏菲等乡绅和当地的长老们，在路边的沙枣、红柳、白杨、柳树林里，不停地伸长脖子，向依禅大人到来的方向遥望。“依禅大人到达这里的时间到了，兴许就要来了。”不停地这样说着，用这些话语安慰自己。不知是从何方流过来的水在蒲草、芦苇等植物中形成了小溪，潺潺流水，汇集而成的河流，带动着下游二十盘水磨不停地转动。河边那些老柳树的树荫下，放着成袋成袋的西瓜、甜瓜，成筐成筐的苹果、香梨、青梨、石榴、桃子。妇女们用河水把从各家各户搜集来的大小瓷碗、盘子、盆等洗刷得干干净净，还为依禅大人及苏菲——呆尔维西们准备了洗手的阿布都瓦——奇拉甫恰就有百套。总之，迎接宗师霍加·伊达依图拉一行的盛大接待仪式一切就绪。到了黄昏时辰，从远处传来了声势浩大的“唔姆，安拉——唔姆！”的诵经声和萨麻声。随着偈言曲(诵经)声和萨麻声的接近，林间小道上空升起了浓浓的灰尘，“唔姆——唔姆！”的声音越来越大，这巨大的轰鸣声音响彻希依提墩的上空。伴随着整齐和洪亮的轰鸣声，苏菲——呆尔维西们在土路上剧烈踩踏出的灰尘，像灰色的云雾，笼罩了希依提墩的天空。不知情的，猛然一看，感觉就像成千上万只恶狼、野公猪、魔鬼撒旦疯狂地冲杀

^① 霍加·伊达依图拉依禅于公元1650年，来到希依提墩进行依禅教派的宣传活动时，迎娶了当地吾布里哈迪伯克的女儿。当时，吾布里哈迪伯克将自己的财产、牲畜，以及他在希依提墩的田产的很大一部分(祖上的遗产大部分)，还将瓦合甫(清真寺的不动产)都赠与霍加·伊达依图拉依禅。

^② 孜克尔：在头目的指导下，伊斯兰教徒们按圆形围坐在一起，依真主或圣人的名义诵经祈祷的活动。

进希依提墩一样。

阿布都吾甫尔伯克站了起来，激动地大声喊道：“看，来了，来了！在那儿，为依禅教派带来幸福的使者，伟大的宗师霍加·伊达依图拉依禅阁下到了。”等待依禅大人的各位伯克、乡绅、巴依纷纷议论道。

从远处随着旋转着的脚步，黑压压的一大群盗贼、土匪、非正规军正向前推进。

阿布都克吾甫尔伯克、阿布都克里穆巴依、帕里塔哈里发、穆萨苏菲等乡绅伯克们不顾一切地向跳着萨麻旋转着向前而来人群方向跑了过去。一群群，一堆堆地坐在那里等候的希依提墩人，呼地一下全都站了起来，紧跟着各位乡绅、大佬们都迎了上去。在杀进希依提墩的这群的队列中，依禅教派的宗师霍加·伊达依图拉依禅昂头挺胸，骑着白色的高头大马，非常自豪地走在队伍最前列。二十多位哈里发、苏菲——呆尔维西们骑着马紧随其后。紧跟着哈里发、苏菲身后的信徒们，有一半骑着毛驴，还有一半是步行，跟在队伍的后面。由于路途的劳累和饥饿，他们看起来都很疲倦。到了希依提墩，看见众多的希依提墩人前来迎接他们，这使他们忘记了路途的劳累，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声唱着赞颂曲，随着赞颂曲的旋律，在盐碱地上轰轰地用力踩踏，跳着萨麻舞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向左地不停旋转，从他们的脚下，盐碱地上的尘土飞上天空，苦涩的灰尘吸入他们的口腔和鼻孔，难以忍受。他们的脸上，眼睛上，头发和胡须上，甚至他们的鼻孔和耳朵里都落上了厚厚的一层土。嗓子喊哑了的哈菲兹们在用尽全力领唱，其他苏菲——呆尔维西们配合他们跟着哈菲兹唱赞颂曲：

凡人无论活多久，最终还是一死，

明亮的眼睛，最终仍被黄土掩埋，

走完今世人生旅途，还要回归来世，

来世的旅途，才是人生永恒的征程。

唔姆，安拉，唔姆，——唔姆！

唔安拉，唔姆！

阿布都吾甫尔伯克、阿布都克里穆巴依、帕里塔哈里发、穆萨苏菲等，都哭天喊地的号啕着，到了骑着大白马的霍加·伊达依图拉依禅脚下，他们争先恐后地簇拥在大白马的周围，亲吻着依禅踩在马镫子上的双脚，他的外衣下摆……跟随他们而来的人们，相互拥挤着，相互推搡着，抢着拥抱、亲吻霍加·伊达依图拉依禅的脚，亲吻衣角，抢着用依禅的衣角擦拭着自己的双眼。被人群拥挤在中间的白马，不停地向前后左右走动着。此时，人群中发出各种嚎叫声和哭喊声。

“伟大的宗师大人一路辛苦了！”

“恭贺您，我们伟大的师祖，为我们带来幸福的圣人，您的足迹能踏上我们的乡土，是我们的荣幸！”

“各位，给我让让路，让我用依禅大人的马镫子，擦拭我的双眼！”

“让我亲眼见到伟大圣人闪耀着光辉的尊容。”

“啊，我们的圣祖霍加姆！”

“啊，我们伟大的宗师。”

“啊，伟大的造物主安拉，感谢您，对您的恩德千恩万谢，您能够让我们亲眼目睹我们伟大宗师阳光般的音容笑貌。”

“啊，依禅霍加姆，请您为您忠实的信徒作都瓦（祈祷、祷告）吧。”

骑在大白马上的霍加·伊达依图拉依禅，对紧紧簇拥在他周围的众多信徒，他把手放在胸前，表示了致意。众多信徒为了能够与依禅大人握手，所有的人将自己的手伸向了依禅大人，依禅大人见伸向他的众多的木柴般粗糙的手，他无奈地伸出手象征性地握了握众信徒们的手指。此时，坐在马背上经历了长途跋涉的霍加·伊达依图拉依禅，双腿内侧酸痛不止，肚子也饿得咕咕直叫。虽然，他心里很想赶快下马，躺在厚厚的褥子上，舒舒服服地休息，但是，看到自己周围如此众多的信徒们对自己无比的仰慕和忠诚，对自己表现出来的崇高敬意，他不好意思立刻下马去休息，他必须要努力地掩饰着内心的私念，强颜微笑，善待众信徒。这时，他感觉到，如果不赶快想法子摆脱眼前的局面，他今天就下不了马。依禅阁下对站在自己右边，离自己两步之外的哈里发毛拉萨克使了眼色，习惯于了解自己主子每一个眼神，每一次的表情以及当时想法的哈里发毛拉萨克，立刻就理解了依禅的意图，他踩在马镫子上，站了起来。

来,对着簇拥在依禅周围的宗信徒们大声喊道:“哎,希依提墩的教民们,请你们有些耐心,依禅大人经历了长途跋涉,已经疲惫不堪了,请你们带路,把依禅阁下带到休息的地方,依禅阁下可以边休息,边接见诸位……”

毛拉萨克哈里发的话,对以阿布都吾甫尔伯克等希依提墩的长老们起了作用,大人们这时才想起来,他们为了迎接自己的霍加主子,忙活了一个上午,做了那么多的准备,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请霍加大人到自己专门为他准备的地方休息。他们大声呵斥簇拥在依禅周围的信徒,场面顿时安静下来了。

“让开,让开,请给宗师阁下让出路来。”阿布都吾甫尔伯克,将依禅坐骑的缰绳挂在他的脖子上,在人群中开出一条路。阿布都克里穆巴依,帕里塔哈里发、穆萨苏菲围着大白马和霍加大人,抚摸着马和霍加的脚,一起向前走去。

来到了早已在水磨坊旁边开阔地准备好的场所,他们搀扶宗师霍加·伊达依图拉依禅下马,请依禅大人在铺了两层厚厚褥子的上座就座。依禅大人的右边坐的是希依提墩的各位乡绅长老们,左边坐的是毛拉萨克等随依禅大人一道来的高级哈里发和教派的首领们。其他的苏菲——呆尔维西们,以及希依提墩的其他教徒们能坐下的就坐在了毛毡上,毛毡上坐不下的,围成圈就在地上坐了下来。所有的人都就位后,依禅大人举起双手进行了都瓦。在场的所有人都随着依禅大人举起双手,并拢手指和双掌,依禅大人高声为他在希依提墩的信徒们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祈祷。都瓦结束后,依禅高声诵“安拉乎艾克白尔!”众人用祈祷的手掌抚摸自己的脸颊之后,相互致礼,相互问候。

都瓦完毕后,用上百套的阿布都瓦——奇拉甫恰,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洗手,铺上了达斯提坎,上百人在人群中来回穿梭,他们端着大小装满各种食物和瓜果的盘子,摆放在达斯提坎上,接着又上了每盘摆放着九个大红石榴的盘子,瓜果上完之后,把从大清早就开始炖煮,已经熟透了的小牛肉送上,紧接着就是把已经熟透了的二十只整羊,其中的三只整羊分别装在三个特大的木盆里,端了上来。从霍加·伊达依图拉依禅开始,隔了一定的距离将大木盆依次摆放在了达斯提坎上。希依提墩人把这种上肉法,称为玉其塔杜克^①,肉摆放

① 玉其塔杜克:同时上三只整羊肉。

在达斯提坎上之后,由最为尊贵的客人(或长者),把肉分割开,并一块一块的放在馕上面。

分割肉的大小,是根据在座的客人身份高低和贵贱来确定。哪怕就是坐在最下方的人,如果肉不够分,最少也能分到一小块羊尾油。

一壶茶的工夫,达斯提坎周围鸦雀无声。唯一能够听到的是人在吃肉时发出的咕哧……咕哧,嘎拉——呼拉地声音。负责接待的近百名希依提墩人,在不停地收拾餐布上的牛羊肉骨头、瓜皮、水果皮等,再重新摆上切开的西瓜、甜瓜,洗干净的苹果、梨子、桃子等各种食物和瓜果。没过多久,依禅的面前摆上了撒了各种调味,烤得金黄的羊肉串,依禅毫不客气地一口气吃了七八串。他咯儿——咯儿地打着饱嗝。之后,依禅将油腻的手,用阿布都吾甫尔伯克递过来的丝巾慢慢擦拭着,依禅已经吃饱了。其他的苏菲——呆尔维西们也在用指甲或小刀剔着牙齿,心里还惦记着,如果能给我们也来两串烤肉就好了,一个个贪婪的眼神向灶台望去。有一些感觉没有希望吃到烤肉的苏菲——呆尔维西们把手上的油抹在胡须上和脸上,其余的用系在腰上的肮脏腰带擦去。

霍加·伊达依图拉依禅,面对满怀期望的盯着自己的希依提墩的信徒们,发表了他在各地宣讲,已经都背诵得滚瓜烂熟的演讲词。

“希依提墩是一块曾经留下圣人足迹的神圣之地,所以,此地常常有伟大的先圣光临,了解我们神圣教派的宗师教徒的情况,并为此地的众教民进行祈祷祝福。我们在前往阿斯塔纳一个礼拜之前,在艾孜莱提我伟大的先祖麻扎静坐守夜时,出现了一个奇迹,在眨眼的瞬间,我看不见自己在天使的世界里,在那幻想中的仙境里,水渠里流的是清澈的圣泉之水。我在仙境的果园里漫步时,我们的至高无上的伟大的迈赫穆德正在顶礼膜拜,圣人在与众圣祖与众天使在商议,这时神圣的先祖突然问我:‘唉,我的孩子,你最近见到希依提墩伟大的穆哈默德·艾里教徒了吗?’

我回答说:“还没有。”

神圣的先祖,听到了我的回答之后,伟大的先祖阳光般的容貌很快阴沉下来,像是被乌云笼罩。

他又说道:“唉,我的孩子,你要知道,希依提墩有众多急切希望得到仁慈的安拉教诲的忠实信徒。那里的信徒们日思夜想,见到自己伟大的师祖尊贵

的容颜,期盼着你的到来。那里的忠实教徒们,对短暂今世的财物不屑一顾,抛弃了今世的一切荣华富贵。他们所思所想都是渴望走向能够为众信徒带来永恒幸福的依禅教派之路。他们期盼你的到来,他们对你会敬仰和膜拜,你快去吧!去希依提墩,和那里的教民见面、商讨,满足他们的愿望。”

“我亲耳听到了伟大的先圣的预示之后,立刻准备启程。真主保佑,今天,我如愿地来到了希依提墩,在这里见到了我的众信徒。”

霍加·伊达依图拉依禅,用尽浑身的解数,面对坐在他的面前,仔细聆听他演讲的信徒们,继续讲道:“对于永恒的真主和来世来说,是暂时的,即逝的,毫无价值的。对于我们人类,所有的灾祸都来自于人们的欲望。这些欲望都是为了搜集财产,追逐享乐,为了华丽的穿戴,注重外表的打扮等。这些无限制的欲望,最终会使人面临灾难。如果,人无限制地放纵自己的欲望,就会走向歧途,就会背上无数个罪孽,欲望这个撒旦会使人们在今世和来世之间遭受折磨。人上半身的那个不能够满足的口,时刻诱惑着人要吃、要喝、要品尝美味……人们想着:今天我吃了这个,明天还想吃到那个,后天再吃这个……这样的结果,人就会被欲望所控制,忘记伟大师祖的教诲,忘记一个教派教徒的责任。所以,如果不自觉主动地限制无止境的贪恋,就会像狗一样,为了达到邪恶的念头而不择手段,达到性欲的满足。人要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被动物本能的欲望左右,这才是做人必尽的义务。如果有谁能够克制和控制自身的贪欲,不被淫荡的性欲和暂时的享受和快感说诱惑,不为尘世间的种种诱惑所动,抛弃尘世的一切,在那偏僻的、没有人烟、无人知道的破旧的坟地、被遗弃的房屋、荒郊野外为自己的栖身之地,只有献身于为民众带来幸福的依禅教派,积极参加讲经、诵经,唱赞颂曲、跳神活动,才能走向正道,才能最终得到八个天堂大门的钥匙,才能够摆脱这肮脏的尘世,也只有限制了自己的欲望,到了永恒的来世,才能进入天堂,得到永久的幸福。在永恒和真实来世的一薄片肉,相当于今世的一千倍。只有在天堂,才能够享受到与今世无与伦比的美味佳肴,才能充满力量,进入天堂的人们都会体格健壮,一个人具有一头公牛的力气,每一条腿,都具有两峰骆驼的力量。只有在今世能够控制自己的各种欲望和贪恋,到了来世,生活在八个天堂里,在天堂的每一天都会有一位仙女做伴,享受无限的乐趣。总之,人生的主要目标是接近真主,成为“无我”者,以求纯

洁的灵魂与真主合一，要想接近真主成为完人，那我们的任务就是：抛弃今世的欲望，做到心中无我，认主独一；达到忘我的境界，走上安拉之路。为获得永恒来世的幸福而不懈的努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对自己‘低级的灵魂’需要不间断的反省和净化，通过‘自我审思’、‘自我约束’，远离今世的一切享受和快乐……”

霍加·伊达依图拉依禅的长篇大论和训导一直延续到傍晚时辰。希依提墩的人们，听了依禅的宣讲后，对以前自己为了满足欲望，迎合今世的需求而犯下的种种罪行而感到惊讶。他们因害怕无法进入天堂而感到恐惧、忐忑和后悔，都纷纷落下了忏悔的泪水。

希依提墩所有的人在河水里净身以后，在霍加·伊达依图拉依禅的率领下，做迪盖尔礼拜^①。礼拜后，在毛拉萨克哈里发的带领下，进行了对疑难问题答疑释惑之后，开始了唱诵经和跳萨麻活动。哈菲兹们那洪亮动听的诵经声，均匀地向四周扩散。苏菲——呆尔维西们的“唔姆！唔姆！”齐声吼叫发出的巨大轰鸣声响彻希依提墩的上空。在场的所有信徒都上场，随着哈菲兹的领唱声，齐声唱诵经曲，都在跳萨麻。夜空中的一轮明月，把银色的月光洒向了大地，在月光下，在场的所有人，把苏菲——呆尔维西们最粗野的舞姿和他们各不相同的体形看得一清二楚。

放纵欲望的人最终为人所不齿，
迷途者会被世人抛弃流浪无居处，
无论白天夜晚恶魔都会与他为伴，
节制你的欲望吧，作恶多端的人。

唔姆安拉，唔姆！……唔姆！
唔姆安拉，唔姆！
恶人受到安拉惩罚；
唤醒人们追随安拉；唔姆……

^① 迪盖尔礼拜：是伊斯兰教穆斯林除正常的每日五拜以外的专门的礼拜。

一轮明月高高挂在空中。诵经曲在天空中回响。响彻云霄的诵经声拥抱着明亮的天空。上千个苏菲——呆尔维西，随着“唔姆，安拉，唔姆”的节奏，用力在地上轰隆、轰隆的踩踏时，扬起来的刺鼻的灰尘，形成了一股浓雾，笼罩了希依提墩。用尽全力，全身心地在齐唱诵经曲，跳萨麻舞的这些人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甚至也完全忘记了伟大的宗师依禅大人的存在。

此时，宗师霍加·伊达依图拉依禅正在他的舅哥阿布都吾甫尔伯克的豪华府邸的客厅里，背靠舒适的鹅绒枕头，斜躺在厚厚的锦缎褥子上，与阿布都吾甫尔伯克、阿布都克里穆巴依、帕里塔哈里发，穆萨苏菲等当地的乡绅伯克、达官显贵们抽着麻烟享受着美味。

他们前边铺着的达斯提坎上，摆满了油馕，焖羊羔肉，小羊羔烤肉，面肺子、灌米肠，甜瓜、西瓜以及各种水果和干果等。已经吃饱喝足的客人们，对面前摆放的食物和瓜果，一点也没有兴趣。

抽麻烟的水烟枪轮流转了两圈之后，阿布都吾甫尔伯克，有些拘谨地问霍加·伊达依图拉依禅：“依禅大人，我有几罐珍藏了几年，自己也没有舍得喝的好酒，不知道阁下有没有胃口？”

听说有好酒，霍加·伊达依图拉的嗓子眼都发痒了。

“这不是盛情难却吗？违背主人的美意，对于客人来说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霍加·伊达依图拉依禅对阿不都吾甫尔伯克说。

阿布都吾甫尔伯克吩咐下人，拿来了三罐酒，放在了达斯提坎上。

“我在酒里稍稍加入了一些鸦片，经过了这么些年的发酵，酒劲一定很大了。”阿不都吾甫尔伯克，把酒倒在细瓷碗里，用双手递给依禅大人时说。

依禅接过盛酒的碗，也没有说什么客套话，拿起酒碗，一饮而尽。依禅喝完碗里的酒，把碗递给阿布都吾甫尔伯克说：“啊，真是美酒，在喝醉酒的状态下，人的阿西克^①是不可能离开人的躯体的，当人喝醉时就会变得清醒和警觉，

^① 阿西克：情感、爱情。有情感者，被爱情所俘虏的，特别过分的、疯狂的爱着对方的人。(苏)对安拉无限崇拜、无比敬仰，对安拉的最高的爱，公正的使者。

难以入睡。这时就会思念安拉，想见到安拉的尊容，处在对安拉无限崇拜的痛苦之中，每时每刻都会思念安拉，思索着如何真正走上安拉所指引的路，达到安拉所要求的真理的代言者的境界。

“我们这些对安拉充满大爱的人来说，喝醉酒在远离安拉的荒漠之中，是我们忘我奉献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体现，我们在这沙漠的深处忍饥挨饿地在安拉之路上行驶，用美酒来滋润我们心灵干渴的阿里甫^①们是没有错的，所以，我们抽麻烟解乏，心中装着对安拉的无比敬仰，向安拉祈祷，这时的祈祷更能够容易得以实现，在喝醉的时候心灵更容易接近安拉。”

“您这次去阿斯塔纳，是否要在那停留很久呢，宗师大人？”帕里塔哈里发的眼睛在贪婪地盯着向碗里倒酒的坛子，问依禅阁下。

“这要看那个没有信仰的苏丹依司马伊里汗的福气了。”

“我听说，迈赫图姆扎德霍加·阿布都拉依禅那个叛逆下了地狱之后，苏丹依司马伊里汗，拜那头死猪的两个崽子——所谓的迈赫图姆扎德为宗师，成为了伊萨克雅奇教派的信徒，并颁发圣旨，在严厉追查杀害迈赫图姆扎德霍加·阿布都拉依禅的凶手，还向两位迈赫图姆扎德承诺，要严惩凶手。”阿布都克里穆巴依，手里端着斟满酒的碗，对依禅说道。“这些事情，我们早就知道了，”霍加·伊达依图拉依禅放心的回答了阿布都克里穆巴依的提问。伊达依图拉依禅继续说：“这事尽管不是我们亲手所为，但是，我们利用了他人之手，实现了为我们的伟大的先师，天堂里的先祖报仇雪恨的目的，讨还了血债。那个没有信仰的苏丹依司马伊里汗，向两个迈赫图姆扎德承诺，要追查和严惩凶手。那是欺骗两个年幼的迈赫图姆扎德，对他们进行安慰而已。即便是神仙高手，也不可能抓到杀人凶手。那两个幼小的迈赫图姆扎德实在是太幼稚了。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担负起宗师的这副重担。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教派信徒的价值，苏丹依司马伊里汗陛下虽然拜他们为师，但是，他作为汗国的苏丹是不可能忠诚于伊萨克雅奇教派的。”

^① 阿里甫：苏菲主义者认为——有思维能力，了解真理的奥秘，具有丰富的知识，达到了完美的人，达到外在的和内在相统一的完人。安拉的使者，他们的品格，姓名和能够承受一切苦难的人。

穆萨苏菲接过依禅阁下的话，对依禅表现出奉承的样子说道：“我们伟大的宗师依禅是什么人，是伟大的导师，是伟大的依禅教派的创造者，领袖和苏丹，是指引我们实现理想和获得幸福的领头人。依禅阁下，是我们依禅教派的旗帜和引路人，是我们的财富，依禅阁下足迹所到之处，从明天的黎明到世界的末日将都会富足、兴旺和发达，阁下的贵手抚摸过的枯木也会变成招引凤凰的梧桐树。如果，对依禅霍加阁下不敬，阁下如果发怒，大地也会颤抖，受到依禅阁下诅咒之人，就会变成聋子、哑巴、瞎子，或变成残废。凡是被依禅所诅咒者，都将走上地狱之路。只要依禅宗师阁下创造出一个奇迹，那个不信教的苏丹依司马伊里汗就会改变信仰，从叛逆的伊萨克雅奇教派退出，加入我们仁慈的依禅教派，成为依禅教派的信徒，就一定会拜倒在阁下的脚下，拜依禅阁下您为宗师，这对伟大的依禅阁下来说并非是一件难事。”

听到穆萨苏菲的赞美和天花乱坠的吹捧的霍加·伊达依图拉依禅高兴得心花怒放，激动得飘飘然了，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他在这赞美声中倍感自豪，忘乎所以。

帕里塔哈里发对穆萨苏菲在依禅阁下前的表现，担心依禅对穆萨苏菲留下好的印象，而自己被遗忘，所以，他也随着穆萨苏菲的赞美之言，也开始充当起了吹鼓手的角色。“如果，我们伟大的宗师阁下，涉足阿斯塔纳，就会成为帮助和引导苏丹依司马伊里汗陛下和汗国民众，走向光明之路，引导汗国民众走向仁慈的依禅教派之路的旗帜。这些，我们心里都很明白。只要苏丹陛下能够拜依禅阁下为师，成为阁下的教徒，其他事情就都好办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整个汗国的疆域之内，宣讲仁慈、伟大的依禅教派，扩大依禅教派的影响和势力。到那时，我们就可以清除依萨克雅奇教派的教徒，就像驱逐丧家之犬一样，把他们赶出汗国的领土，让他们永远消失。”

连续几碗放了鸦片的烈酒下肚后，依禅醉得不轻了，所以，他听到自己信徒的这些话，他把最近以来，自己已经策划已久，已经拿定了主义，但一直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在烈酒的作用下，毫不加掩饰地全盘托了出来。

“我的真正目的不是通过成为苏丹陛下的宗师，来发展自己的宗教势力，伟大的造物主安拉并没有将汗国的苏丹之位赐予他们这些没有信仰的苏丹们。而他们却祖祖辈辈继承家族的皇位，成为汗国的苏丹，世世代代统治汗

国。现在,机会也应该轮到我们了,我们同样也有能力成为叶尔羌汗国的君主。”

“伊尼夏安拉!”阿布都吾甫尔伯克听了依禅的话激动不已,他对依禅说:“希望您的愿望能够实现,依禅阁下。”

“就应该这样,衷心祝愿伟大的宗师能够如愿。”阿布都克里穆巴依说。

“阁下您,不应该仅仅是我们一个教派的教徒的引路人,引导我们走向正确道路真理的代言者,您无愧为整个叶尔羌汗国所有教徒的苏丹。”穆萨苏菲花言巧语地奉承依禅。

“如果,我们伟大的宗师阁下的夙愿得以实现,阁下的手中能够掌控汗国统治者正义之宝剑,我们就能够成为汗国哈里发们的管理者,豁出命来,为依禅阁下献身都无怨无悔。”帕里塔哈里发说。

一个妄图推翻伟大汗国政权的险恶的阴谋,在这古老的希依提墩被公开了。

在外面,信徒们聚在一起,相互交谈,唱着赞颂词,跳萨麻舞达到了高潮,场面越来越热闹,在屋内,他们几个人,在策划着他们将来梦想要实施凶险的计划以及他们各自愿望的讨论也达到了高潮,他们在讨论着阴险的计划,不知不觉地把三大罐加入了鸦片的酒喝得干干净净。已经喝得不省人事的这几个依禅、苏菲们那腐烂变质的灵魂,不是在想着虔诚地走安拉之路,成为安拉忠实的信徒,而是妄想如何篡夺汗国最高权力,成为汗国的统治者。这些使他们感到焦急和痛苦。

“怎么样了?”阿布都吾甫尔伯克,不敢进屋,问垂首站在门外的老仆人。

老仆人低着头,回答主子:“都在院子里等着呢。”

阿不都吾甫尔伯克,听到了仆人的回答后,恭恭敬敬地站在依禅大人面前说:

“有一个名叫巴拉提的苏菲,长期以来,一直都企盼着能够见到依禅宗师阁下,祈求依禅阁下赐福于他。今天,他听说依禅阁下光临圣人们所关注的希依提墩,还听说伟大的依禅宗师今晚要在此地留宿,巴拉提苏菲请求要将自己十三岁的爱女,赠送给阁下,祈求阁下对他的祝福。如果,宗师依禅大人接受巴拉提苏菲的祈求,愿意为他祈祷祝福,我们可以为依禅阁下念尼卡。”